

留住记忆

——回眸2016年度俄语文学

孔霞蔚

内容提要 2016年度的俄语文学，犹如平静之下涌动着波涛的海面。一方面，这一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而言，新颖独特、富有创见性的作品并不多见，文学继续呈现出平淡甚至衰颓的景象。另一方面，历史题材小说、非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成果丰硕。而最为重要的是，非虚构创作在这个文学年度获得了俄罗斯文学界空前广泛的认可与关注。

关键词 2016年度俄语文学 文学“间歇期” 历史题材与非虚构 当代题材与时空宏阔

文学的“间歇期”

在经历了2015年由俄罗斯政府主导的“俄语文学年”框架下俄语文坛各项活动的空前盛况后，在文学新人以后浪推前浪之势，各自凭借出色作品夺得2015年度大部分重要文学奖后，俄语文学的马车在2016年似乎放缓了前进的节奏。

与2015年度文坛新人唱主角的情形不同，在2016年度俄语文学中，很少看到像古泽里·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她凭借处女作长篇小说《祖列伊哈睁开眼》一举夺得2015年大书奖及亚斯纳亚·波良纳奖，作品一经推出便产生极大影响力）那样的年轻作家；而与上一个文学年度同样尴尬的是，当代知名作家和重要作家在2016年度依然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问世。而在更早的2014年，弗拉基米尔·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扎哈尔·普里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弗拉基米尔·沙罗夫（Владимир Шаров）等重要作家则扎堆推出了分量厚重的著作《碲》《修道院》《重返埃及》等，同一年，境外俄语作家，如美国的波丽娜·巴尔斯科瓦娅（Полина Барсковая，其短篇小说集《鲜活的画卷》于2014年出版，2015年获俄罗斯著名的独立奖项——别雷奖）等也有可圈可点的作品问世。重要作家的作品缺席，突出的新人新

作未见涌现，境外俄语作家佳作匮乏，据此，有评论家认为，俄语文学在2016年度进入了创作的“间歇期”。

一般来说，俄语文学年度从头一年的十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同一时间结束。2016年度的几部重要作品，如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的《冬天的路》（*Зимняя дорога*）、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Петр Алешковский）的《城堡》（*Крепост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的《雅科夫的梯子》（*Лестница Якова*），都是在2015年末问世的。在此后十个月出版的作品中，能与这几部小说相提并论的为数不多，大约只有叶夫根尼·沃多拉兹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的《飞行家》（*Авиатор*）。所以，有评论家悲观地提出，2016年的俄语文学处于停滞状态。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过分。

此外，就文学的影响力而言，2016年度的俄语文学也呈现出衰颓景象，尽管有些情况事实上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在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处女作奖和俄语布克奖是当今俄语文学的两个大奖项。前者宣布“出于调整奖项设置的需要”，在2016年暂停一年；后者则在这一年经历了投资方撤出、重新寻觅和更换投资人的曲折。上述情况的出现令很多作家、评论家感到沮丧。抛开作为不可抗力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不提，从文学内部查找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俄罗斯文学评奖过于程式化、墨守陈规、对作品本身关注不够，从而导致其吸引力、影响力下降，恰如文学评论家叶夫根尼娅·维日梁（Евгения Вежлян）所言：“今年（2016）的各大奖项，确切地说，可以看作是标志一个文学年结束的某种必须的仪式，而不是与活跃的、当下的文学生活相关的事件。”^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功夫不到家，不断失去读者所致，“文学家创作的东西不能引起强烈反响，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以表面光鲜的、昙花一现式的反响存在于和文学相近的领域。评论家和政论家不会为之交锋，社会争论也不会因之而起……就只是静悄悄的”^②。

历史主题与非虚构

“历史”是我们在谈论2016年度俄语文学时无法绕过的重要主题词，它和“非虚构”一起，构成了该年度俄语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文学评论家阿列克谢·科罗布洛多夫（Алексей Колобродов）指出：“在2016

① <http://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3517>

②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7/1/vybor-sredstv-opredelen-specifikoj-celepolaganiya.html>

年，历史主宰了文学。”^①事实确实如此。历史题材小说在2016年度各大文学奖项的评选中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获得大书奖第二名的《飞行家》、第三名的《雅科夫的梯子》、获得俄语布克奖的《城堡》，均属于此类作品。其他一些未获奖但口碑不错的小说，诸如谢尔盖·列别杰夫（Сергей Лебедев）的《八月里的人们》（*Люди августа*）、谢尔盖·库兹涅佐夫（Сергей Кузнецов）的《万花筒》（*Калейдоскоп*）、鲍里斯·米纳耶夫（Борис Минаев）的《软布料》（*Мягкая ткань*）、亚历山大·梅利霍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ихов）的《无以回报他们》（*И нет им воздаяния*）等，同样也都是在历史小说的大框架下，对俄罗斯土地的源头、俄罗斯的犹太人、后苏联时代的普通人、知识分子、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民族思潮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关于历史内容在2016年度俄语文学中的分量，本届俄语布克奖评委会主席、作家阿丽萨·加尼耶娃（Алиса Ганиева）感触颇深：“在读过竞争俄语布克奖的七十部长篇小说后，我和评委会的其他委员一样，明显感觉到：今年的长篇小说全都围绕着同样一些主题展开。这就是历史——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记忆，自我认同，回顾往事，支离破碎的时间关节点之聚合等等。”^②而对于因何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深陷”于书写历史，一部分作家的共识是：“对于今日的长篇小说作家而言，现实生活的源头比现实生活本身更有趣。”^③当然也有更为理性的分析，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阿列克谢·科罗布洛多夫，他就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在2010年代（经历了莫斯科博洛特广场骚乱、乌克兰广场革命、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顿巴斯交战等事件之后），俄罗斯重新回到了本民族的康庄大道上，回到了其固有的、进行文明创造的轨道上，回到了坚定的历史主义坐标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这是走出1990至2000年代艰难岁月的关键时刻，研究者们面临着在稍晚些时候，也就是现在，对其进行分析的任务……历史总是在教人们拥有健全的理性和逻辑，理智地评价各种状况，并珍视来自不同方面的论据和证明，培养人们在认识世界时的（形而上的）神圣庄严感。这是我们今天极度需要的。”^④简言之，新时代下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浓厚兴趣、渴望了解对本国（乃至世界）的过去及现状之形成具有先决意义的种种规律，是促使作家们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力。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出现在2016年度俄语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并不仅仅局限于载入教科书的

① <http://litteratura.org/2088-literturnye-itogi-2016-goda-chast-ii.html>

②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7/1/vybor-sredstv-opredelen-specifikoj-celepolaganiya.html>

③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7/1/vybor-sredstv-opredelen-specifikoj-celepolaganiya.html>

④ <http://litteratura.org/2088-literturnye-itogi-2016-goda-chast-ii.html>

“大历史”，而且也包括个人的命运、正在消失的事物、逐渐被湮没、被忘却的事实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似乎正在担负起“大历史”所不能及的作用，弥补其视角的不足，拒绝神话，从另外的角度探寻世界、时代以及人类的本真。

如果说在前几年的俄语文学中，“非虚构”和“虚构”还是两个绝然分开的概念，部分文学评论家与作家对非虚构作品在俄语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尚存疑议（譬如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文献作品就充分“享受”了此种待遇），那么，在2016年度，俄语文坛已经普遍认可“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以这种方式确认了非虚构写作及其作品存在于俄语文学中的合理性。在2016年末俄罗斯各大媒体、文学期刊等机构召集作家、评论家参加的文学年总结圆桌会议上或相关笔谈中，当谈及本年度文学的重要特征时，绝大多数发言者不约而同地指出，非虚构作品（或带有大篇幅非虚构内容的作品）写作的繁盛是2016年度俄语文学最值得关注和要点。俄罗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谢尔盖·丘普宁（Сергей Чупринин）曾对非虚构文学作过如下定义：“除了非虚构之外，还包含有一切艺术特征的文学。”总体上，目前俄语非虚构作品中也呈现出虚构作品的一些典型趋势，即以往的虚构作品所特有的对历史、对家族史、对揭示某种“时间上的联系”的偏好。^①在体裁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非虚构文学以历史文献、研究资料和艺术性文字的相互杂糅，“艺术”与“纪实”二者的彼此渗透，小说、日记及回忆录相间杂的形式，赋予文学作品以新的活力。在2016年接连斩获民族畅销书奖、大书奖并入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的《冬天的路》，即被公认为“高水准非虚构作品的典范”。

几部重要作品

不夸张地说，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的纪实作品《冬天的路》，是2016年度俄罗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从三个最具声望的文学评奖（俄语布克奖、民族畅销书奖、大书奖）中捧回两个奖杯，这份独一无二的殊荣，使它成为这一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内当之无愧的现象级作品。

《冬天的路》最初在俄罗斯《十月》（*Октябрь*）杂志2015年第3、4、5期上连载，2016年推出单行本，全名为《冬天的路 А.Н·别别利亚耶夫将军与无政府主义者 И.Я·斯特罗德在雅库特 1922—1923：纪实长篇小说》（*Зимняя дорога. Генерал А.Н.*

^①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7/1/vektor-moego-chteniya-byi-napravlen-na-literaturu-istoricheskuy.html>

Пепеляев и анархист И.Я. Строд в Якутии. 1922—1923: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роман)。四百三十二页的篇幅,凝聚着作家二十余年搜集和研究相关档案资料的心血。

小说讲述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一段被湮没的历史事件——1922年至1923年阿纳托里·别别利亚耶夫率领一支队伍向雅库特发起的进攻。在俄罗斯的“大历史”中,1920年代国内战争的这场终结之战,仅仅作为一次“冒险事件”被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一笔带过。而作为专业的历史学者,尤泽福维奇恰恰被这件“不起眼的小事”所打动:“在西伯利亚志愿者远征这件事上,红军和白军都显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这起地方性事件之所以令我感动,是因为它在没有残忍、没有暴行和仇恨的情况下结束了国内战争,这是它和其他所有这类事件的不同之处。”^①这也成为促使作家把那段历史如实展现出来的原动力。

1922年8月,俄罗斯国内战争末期,原高尔察克军队中的将军别别利亚耶夫放弃了已经稳定下来的安逸生活,集结起一支志愿队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开赴雅库特纵深地带,去支援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不满的当地暴动者。红军方面与他们敌对的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伊万·斯特罗德指挥的军队。在这场以两位指挥官的交锋为主的对决中,斯特罗德取得了胜利。此后别别利亚耶夫坐了十三年监狱,斯特罗德则被授予多枚红星勋章,并在军事院校完成了学业。不过令人唏嘘的是,两位主人公终究殊途同归:斯特罗德于1937年被枪决,别别利亚耶夫也在大约半年后的1938年初被击毙。小说严格遵照历史事实写成,揉入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敌对双方的几位将军、其他历史人物及事件亲历者的传记成分,对两位主人公的描写更因其文献资料的完整而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俩率部队在冰天雪地的雅库特雪原上可悲的对峙、他们各自的生活、爱情和最后的死亡,构成了全书的中心。

这部小说获得了极高评价,被誉为“纪实史诗的巅峰之作”和“文艺作品的范本”。它的成功源于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中立的叙事语调、人物形象的精心构建、精致的细节描写和精心的布局谋篇等因素。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非虚构小说,叙事的真实客观乃是第一要务。对于这一点,尤泽福维奇在关于《冬天的路》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我的书里没有一点杜撰。”^②作家、评论家伊莉娜·鲍加特廖娃(Ирина Богатрєва)也指出,这部小说“直到最后一个句号都是经过认真核对的、有凭有据的和准确的——以历史为依据的”,她更进一步认为,“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在《冬天的路》中尝试完成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①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767363>

②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767363>

创作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作者的随意性降到了最低，而所有的重点都集中于事件本身”。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单纯地将处在复杂历史形势及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双方及其对垒情况予以呈现。在他笔下，进军雅库特的战事跳脱出了意识形态的评判框架，而两位主人公都各有令人喜爱和不足或犯错的时候。这样的叙事立场，使作品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捆绑，也为读者深度思考历史事件及人性本身的自由提供了条件。

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冬天的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即便在主人公的刻画方面，尤泽福维奇依然坚定地以史实为依据。别别利亚耶夫与斯特罗德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家称，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无法为他们补写那些他们没有过的举动”，“对他们的控制要比小说家对自己人物的控制少得多”。尤泽福维奇通过一系列普通的、人性化的行为、手势及内心活动，使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真正获得了生命力。

在小说中与现实中一样，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都是勇武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战争中保持了内心的善良。除去军人身份，别别利亚耶夫还是位诗人，斯特罗德也是一位作家，在战争结束后出版有若干小说。他们在战争中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理想的人民政权。而他们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政治立场恰好相反。即便在战后，两人的思想也还是发生了相反方向的逆转：深受政府恩遇的红军将领斯特罗德在生命结束之际退了党，甚至威胁杀死国家最高领导人；而白军将领别别利亚耶夫在蹲了十三年大狱后，却发自内心地忠诚于苏维埃政权。在谈及小说的创作初衷时，尤泽福维奇表示：“引起我关注的不是白卫运动本身，而是作为一场民族悲剧的国内战争。我感兴趣的是两军对垒中的具体人物，与他们的旗帜颜色无关。”^①或许，对于写作过程中的尤泽福维奇来说，发生在雅库特的最后这场战事是一个谜，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怎样在战时非人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灵魂的高贵、在战后又是怎样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逆转，也是一个谜。而在小说写作结束后，谜底揭晓，我们不仅切近而清晰地感受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透过历史的迷雾认清了深藏于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认清了人性的永恒……

尤泽福维奇1947年生于莫斯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乌拉尔地区度过。大学毕业后他到外贝加尔服役，后从事多年历史教学工作。1977年他发表处女作，但直到2001年由他创作的历史侦探小说系列问世后，他才在俄语文坛有了知名度。2016年之前，

^①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767363> [2017-6-18]

尤泽福维奇主要以著名历史侦探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俄语文坛。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雅科夫的梯子》是2016年的一部畅销书。她把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称作“沉重到不可思议，几乎力所不及的工作”^①。小说的创作起因来自于作家的一次偶然发现：“2011年我发现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从很早以前，我祖母去世的时候起，这个夹子就一直保留在我家。我在里面发现了她和祖父的通信，从1911年开始，持续了很多年。”^②

雅科夫·奥谢茨基是一位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他身陷囹圄，在劳改营里靠书信与妻子玛露霞保持联系。多年后，他们的孙女诺拉发现了这些信件，之后她透过日记、书信、电报及记载祖父私事的档案资料，一步一步进入这位与自己只有一面之缘的祖父的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诺拉作为剧院的一位舞美师，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

小说情节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史、主人公的家族史以及不同时代人的心灵发展史相互交错，形成一部独特的史诗。在内容上，历史作为重要的主题出现在小说中；在形式上，它还是作家用以展开叙事的线索。作家透过女主人公诺拉祖父母的通信和诺拉本人的人生经历与家庭生活，演绎了奥谢茨基家四代人曲折跌宕的故事。祖父雅科夫与妻子自1911年至1936年的通信是小说的一条重要情节线索。他俩自幼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成年后相互爱慕，结为夫妇，然而祖父遭到了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受尽磨难。通信成为连接这对夫妇的唯一纽带。他们的友谊、婚姻与家庭生活在两人的往来书信中得到了呈现。雅科夫夫妇代表了传统而不幸的一代。诺拉的家事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在这条线索中，交织着20世纪俄罗斯另外三代人的命运：诺拉的父母是政治高压时期成长起来的沉默而毫无个性的一代，她小时候他们就已离异，与她并不亲昵；诺拉在“解冻时期”长大，是叛逆而“开放”的一代，她处事任性，私生活混乱；诺拉的儿子尤尔卡则出生于1970年代，在“停滞时期”和苏联解体年代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典型的颓废与迷惘的一代。受时代环境所限，他们不可能成为别样的人，各自身上都深刻着时代的烙印。

乌利茨卡娅不以控诉时代、控诉社会作为创作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目的。一方面，她试图以写作来对抗遗忘。小说中对真实存在的书信、日记、档案等资料的大量运用，客观上正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个人与家庭的命运被作家精巧地编织在时

① <http://www.apatitylibr.ru/index.php/2010-03-16-17-12-15/-q#14> [2017-5-13]

② <http://www.apatitylibr.ru/index.php/2010-03-16-17-12-15/-q#14> [2017-5-13]

间机器上，革命、饥荒、战争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主人公的性格、情感一起，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小说的名字本身就 and 故事情节一起，喻示了作家的另一个创作宗旨。祖父雅科夫的名字与《圣经》中的人物雅各相近。雅各在得知自己遭到亲人追杀时出逃，途中因疲惫不堪而睡着，梦见自己面前出现了一副通往天堂的梯子。梯子意味着希望，在通往天堂的过程中，人需要一步一步往上攀爬，然而再艰险，也终会看到光明。在诺拉（同时也是作家本人）的心目中，人生就是一副梯子，为了获取那份光明，每个人都不得不体会和经历其中的艰险，而希望始终就在前面。

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性，这不仅表现在诺拉和乌利茨卡娅一样，偶尔发现了祖父的书信并深受震撼，还表现在雅科夫与乌利茨卡娅的祖父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经历了同样的噩梦。最重要的是，乌利茨卡娅将自己的心境和思想赋予了诺拉，而这恐怕也是女作家称这部作品的创作“沉重到不可思议”的一个主要原因。

乌利茨卡娅（1943— ）是当代俄罗斯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她是获俄语布克奖的第一位女性作家（2001年，其获奖作品《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也是2007年大书奖得主（获奖小说《译者达尼埃尔·泰因》）。

曾两度入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家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在2016年终于扬眉吐气，成为俄语布克奖得主榜单上的一员。有评论家指出，他此次的获奖作品《城堡》，“是阿列什科夫斯基在文学上已经成熟的最新证明”^①。

阿列什科夫斯基1957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位作家和历史学家，担任过媒体主持人、记者。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父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阿列什科夫斯基的小说《霍尔科传》《鱼》曾分别于1994年和2006年进入布克奖评选短名单。

《城堡》涉及广泛的历史和考古内容。作家对这两个相关的专业领域十分熟悉，因为他具有历史学的学术背景，且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经有六年时间在北方各地参与修复纪念碑的工作）。对相关工作的深入了解、在相关机构的从业经历，都为作家创作出一部广受好评的作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说主人公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马利措夫是一位醉心于自己事业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诚实和讲求原则到不近人情的人。他在俄罗斯外省的小城发现了蒙古人建造的一座古堡，于是在那里展开考古发掘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写一部与金帐汗国历史相关的书，金帐汗国军事强人马麦耶夫军队中一位年轻蒙古战士的命运是他书写的

① <https://www.vedomosti.ru/lifestyle/articles/2016/12/04/668042-buker-aleshkovskomu> [2017-6-21]

对象，他甚至梦想自己就是那位无畏的战士。贪婪的官僚和地方商人看中了小城与古堡所特有的价值，意欲使之变成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于是他们要弄诡计，试图利用马利措夫来达到这一目的。马利措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工作，陷入窘境。但是当他了解实情后他并未就范，而是像自己梦想成为的那个蒙古战士一样，为保护心爱的城市和面临毁灭的古堡而战，直至被古堡掩埋……

在作家笔下，马利措夫是个毫无现代气息的人。他所喜爱的是那座古老的城堡、刻有文献的桦树皮、用珍珠装饰的船头，甚至是他在农村的房子和老邻居。^①正是因为如此“不合时宜”，马利措夫才会遭遇种种“失败”，先是不忠的妻子的背叛，而后是被历史文物博物馆开除，等等。最后，他甚至为保护古堡身亡。作为一个复杂、深刻而鲜活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作家对马利措夫的塑造是成功的，正像阿丽莎·尼古拉耶娃在谈及这部小说时所说：“最主要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是正面人物，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当代文学中非常罕见。”^②

在这部小说中，历史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在遥远的13至14世纪，金帐汗国的征服险些导致古俄国的覆灭，几个世纪后，历史把金帐汗国的胜利剥夺得只剩下一座有待考古发掘的古堡，尔后，历史的车轮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前行，把幸存的古堡连同它忠诚的守护人一起碾压成齑粉。小说中的每位主人公都受到历史的控制，不论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还是正派的考古学家，抑或马利措夫那日渐衰败的家乡村落里可爱的邻人。不过，小说最大的、隐身的主人公，乃是“创造与文化之美”^③，而时代和历史对它及其保护者毫不怜惜，或许这就是评论家玛雅·库切尔斯卡娅（Майя Кучерская）将小说称作“历史史诗和崇高悲剧”^④的主要原因吧。

而从作家本人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中我们发现，小说还隐含着一重特殊的涵义，他说：“我写这部小说花费了六年时间。给小说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守护好内心的城堡，不屈服于那些一股脑向我们袭来的各种廉价的潮流——愚昧无知、牟取暴利、不愿意研究过去、编造种种神话及对编造神话的支持。”^⑤

关于小说的文字之美，玛雅·库切尔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评价似乎十分具有说服力：“在他（阿列什科夫斯基）的笔下，受雷雨惊吓的马群在蒙古草原上飞奔，南瓜在乡村的菜园子里渐渐成熟，一群野鹅由头鹅带领，在夜空飞过，咯咯叫着，羽毛上

① <https://www.vedomosti.ru/lifestyle/articles/2016/12/04/668042-buker-aleshkovskomu> [2017-7-5]

② <http://www.taday.ru/text/2183673.html> [2017-7-5]

③ <https://www.vedomosti.ru/lifestyle/articles/2016/12/04/668042-buker-aleshkovskomu> [2017-7-5]

④ <https://www.vedomosti.ru/lifestyle/articles/2015/09/11/608330-novii-roman-aleshkovskogo-krepost> [2017-6-10]

⑤ <http://priorsersk.47lib.ru/2c/chitaem/premii/2016?special=1> [2017-5-3]

的雪片结出了冰花。还有那些手工制造的奇迹：那泛着蓝光的蒙古宝剑，是用没吃过草的小山羊的血锻造；修道院的石砖，有光线落在上面时散发出玫瑰色的光。……我们好像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作者如此擅长描写草原上沉睡的军营、被雪堆封上的道路，以及马儿饮水时生动鲜活的姿态。阿列什科夫斯基能够轻松地写出大场面，传达出空间感，在这个空间上，不时吹起庄重的风，这风将不同的时代相连接，将当代捷列夫斯克的长歪的苹果树移植到金帐汗国兵士的梦中。”^①

历史题材和非虚构小说创作在当下的盛行，使得一批擅长这类写法的作家脱颖而出。叶夫根尼·沃多拉兹金就是一位在如此背景下近年来声望日盛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飞行家》在2016年度获得了不俗的反响。

沃多拉兹金是负有盛名的俄罗斯文化大师德米特里·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Лихачев，1906-1999）的学生，语文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他1964年生于基辅，毕业于基辅大学语文学系，现居圣彼得堡。三十多岁时开始在写作上崭露头角。2010年，首部长篇小说《索洛维约夫与拉里奥诺夫》获得大书奖提名。第二部长篇《月桂树》于2013年获得大书奖及亚斯纳亚·波良纳奖。他擅长书写历史，将往事与现实两相联系进行观照。在第一部小说中，故事背景是1920年代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及1990年代初的克里米亚；第二部作品写的是中世纪的普斯科夫城，第三部《飞行家》则将时间和地点转换到了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和21世纪末的圣彼得堡。

在故事情节上，《飞行家》有着当下流行的“穿越剧”式的元素。主人公出生于20世纪初年，是世纪的同龄人。他从1932年直接“穿越”到了1999年，期间的六十七年一直处于被冷冻的“沉睡”状态，他的生命也因此被时间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小说从1999年写起，茵诺肯季·普拉东诺夫老人在圣彼得堡的一家医院里醒来，发现自己头脑中没有丝毫关于过去的信息，甚至连自己是谁、现在正待在哪里都说不上来。为找回记忆，找回真正的自己，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开始将那些出现在脑海中的、幻影般的记忆碎片随时记录下来。渐渐地，这些碎片开始拼凑出他的过去及他所经历的一些大事件的轮廓。原来，普拉东诺夫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是一位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他因为杀人罪被关押在索洛维茨基劳改营，1932年就在那里，在科学家所主持的如何将冷冻人解冻这一邪恶实验中被作为实验对象遭到了冷冻，而1999

^① <http://priozersk.47lib.ru/2c/chitaem/premii/2016?special=1> [2017-5-20]

年又成功地“复活”。普拉东诺夫一边厘清自己的过去，一边在原谅与仇恨之间进行选择……

令人惊讶的是，在小说中，充当“过去时光的相关线索”的，除了主人公的个别尚在人世的同时代人外，还有气味和声音等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感受。前者为主人公提供了关于大事件的记忆，后者（那些声音、气味等）则使他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不再空洞，“中学、流感、在庫奧卡拉广场放风筝、希维尔斯基空军基地螽斯的唧唧叫声、对飞行的迷恋、被绘画所吸引、初恋、布尔什维克的到来及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冰冻的地狱”^①等等，都在似曾相识的声音、气味等感受的提醒下，在普拉东诺夫心里变得具体起来。

小说主要由三个人的一篇篇札记组合而成，其中既包括普拉东诺夫的，也包括他的主治医生、监护人和好朋友盖伊戈尔大夫的，还包括阿纳斯塔霞的孙女、后来成为普拉东诺夫妻子的二十岁女孩娜斯嘉的札记。三人的札记彼此交错，一方面将普拉东诺夫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把读者带进那个“多灾多难的”20世纪末。对于主人公来说，前一次生命所承受的苦难造就了后一次生命的再生。普拉东诺夫对带给自己苦难的历史选择了接受和原谅，这也意味着他的灵魂将摆脱历史所带来的梦魇，向更高处飞升，而他，就像他年幼时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一个精神上的“飞行家”。这或许就是作家将小说定名为《飞行家》的重要缘由。此外，小说中关于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的叙述，建立在作家对大量公开的历史文献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他指出，普利列平在创作2014年度获得大书奖的小说《修道院》时，就借鉴了自己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的研究成果。不过沃多拉兹金强调，他俩是“用不同方式使用了这些历史文献”^②。

“我的主人公在还原一段历史，那不是教科书上的、由各种重大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比如某次变革、某次战争等。书中要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历史，它伴随着所谓的大历史一起发生，但却不可挽回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也没有人能记得起来。……《飞行家》是一部关于另外一种历史的小说，即感觉、言语、气味、声音的历史，从大处看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被写进教科书里的大事件就是由它们所决定的，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不留痕迹地消失不见了……”^③沃多拉兹金用上述这段话告诉我们，写作或许是抵抗历史遗忘的最

① <https://godliterary.ru/public-post/aviator-vodolazkin-intervyu> [2017-7-23]

② <https://godliterary.ru/public-post/aviator-vodolazkin-intervyu> [2017-7-23]

③ <https://godliterary.ru/public-post/aviator-vodolazkin-intervyu> [2017-7-23]

佳武器。他和乌利茨卡娅等作家一道，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同当今世界性的“历史遗忘症”顽强作战。

当代题材小说与时空宏阔的作品

在2016年度以当代人、当代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中，有两部小说以新奇独特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情节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一部是安娜·马特维耶娃（Анна Матвеева）的《维拉·斯捷妮娜的妒嫉》（*Завидное чувство Веры Стениной*）。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女性之间的故事。主人公维拉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单身母亲，她具有一项独特的天赋——对绘画作品有着特殊的感受：她能于肖像画上的人物交谈，能感受到画上花朵的芬芳，能听到图画中演员演奏的乐声……尽管有着如此妙不可言的禀赋，斯捷妮娜却一直为心魔所困扰——这就是她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尤丽卡的妒忌。这种感觉自童年起就折磨着她，她不得不耗费生命与之斗争。作家对女主人公妒嫉心的剖析占据了小说的重要篇幅。此外，小说还有其他叙事层次，譬如轻微的侦探小说腔及对艺术和美的大声颂扬。另一部作品是萨沙·菲利边科（Саша Филипенко）的《追踪》（*Травля*）。小说情节格外紧凑、紧张。几位主人公都是作家的同龄人，他们中有音乐家、足球运动员、记者、政工人员……他们是这个时代不幸的一群，在无奈中虚耗着迅速逝去的年轻岁月。小说围绕一件极其荒唐的事展开：每位主人公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都将变身为熊和猎犬。每个人在成为围猎者之后，都得找到一些词汇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而熊却很少能在追踪中幸存。小说离奇的情节中潜藏着深刻的隐喻，其寓意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追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确影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肖像画，从这幅画像中，每个人都能惊恐地发现自己。”^①

在2016年度的更多作品中，作家们着力于开拓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对涵盖内容丰富的“大作品”兴趣十足。小说中时间和地域范围的拓展为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以下列两部小说为例。作家阿列克谢·伊万诺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的《草叉》（*Вилы*）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以17世纪的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小说气势恢宏，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分明的社会阶层、不同民族的特性、各色人等的善良美好与残酷可怕，在作家笔下层层展开。借助于小说中辽远的时空，作家在演绎俄罗斯历史上那场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同时，给出了一个哲学真

^① <https://snob.ru/selected/entry/106142?preview=print> [2017-8-20]

相：所有人，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都还在不为人知的荒漠中挣扎。获得2016年度俄罗斯重要的独立文学奖别雷奖的《供气管》（*Аппендикс*），是女作家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Петрова）创作的一部“成年仪式”型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场面宏阔的、抒情史诗式的作品。故事情节在地处亚欧边境的一座古老而独具特色的小城里展开。主人公为了解1920年代小城一家剧院排演歌剧《彼得罗尼亚之死》的情况来到了这里。在试图揭开谜底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欧洲的无家可归者、神秘的罗马地下教会及那里的居民——那些失去原有身份的人、外来移民、变性人和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他们从“红色的70年代”起就隐藏起来，躲避种种特务活动。作品中借罗马之名描写的永恒之城，是作家在童年时就远离的故乡——列宁格勒，小城本身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概念——整个世界，同时还包含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至21世纪初这一时间概念。^① 在以上两部小说中，作家的创作视野穿越了俄罗斯国家乃至更广泛地域的历史，着眼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较之于那些书写当下的作品别有一番新意。

在即将结束本文写作之际，笔者翻看已经公布的2017年度几项俄语文学大奖的长、短名单，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安德烈·沃洛斯（Андрей Волос）、阿列克谢·斯拉波夫斯基（Алексей Слаповский）、谢尔盖·沙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等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名赫然在目。期待他们的创作给下一个年度的俄语文学带来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① <http://litteratura.org/2088-literaturnye-itogi-2016-goda-chast-ii.html> [2017-8-10]